

刘心武文存3

[1958—2010]

长篇小说 第三卷

栖凤楼

刘心武◎著



013031946

I217.62

72

V3

刘心武文存3

[1958—2010]

长篇小说 第三卷

栖凤楼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72
V3



北航

C1639091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0981802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栖凤楼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; 3. 长篇小说. 第3卷)

ISBN 978-7-214-07999-2

I. ①栖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6739号

书 名	栖凤楼
著 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 焱
统筹编辑	李 丹
特约编辑	朱 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3.25
字 数	365千字
彩 插	4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7999-2
定 价	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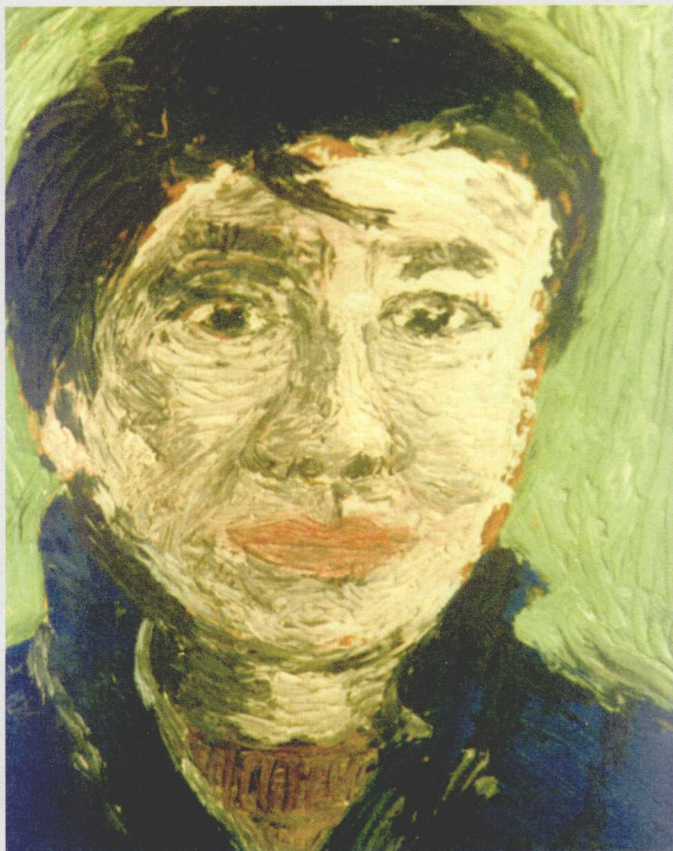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▲ 1996年在马来西亚砂撈越



▲ 1996在北京香山赏红叶



▲ 刘心武自画像（油画）

刘心武 / 著



栖凤楼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。《文存》共 40 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 5 卷、中篇小说 4 卷、短篇小说 5 卷、小小说 1 卷、儿童文学 1 卷、建筑评论 2 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 4 卷、散文随笔 11 卷、杂文 1 卷、海外游记 1 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 卷、创作谈 1 卷、理论批评 1 卷、早期（1958 年至 1976 年）作品 1 卷、自述 1 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……从我还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这地方就在前面。

——鲁迅：《野草》

刘
心
武
文
存

03

目录

第一卷 · 001

第二卷 · 157

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333

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342

刘心武文存

03

第一卷

1

是钉木条的声音。锤头重重敲击铁钉，木窗框和木条同时震动，在楼前的院落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

那声音使他不由驻足。他望过去，看到五短身材的老霍，正在钉那两扇窗户。老霍身上的背心紧紧箍在他皮肉上，背心已被汗水和灰尘浸污，抡锤的短胳膊因不断迸出爆发力而显得格外雄健。老霍快把最后一根木条钉妥了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没有人围观。他也仅仅驻足不到半分钟，便继续往前走——他是路过那里，他要经过那地方，去后院自己的宿舍。

他在离老霍最近时，忍不住下死眼把老霍又望了一下。老霍满脸的皱纹并未抖动，只是上下嘴唇都紧张地前伸，显示出一种虔诚的专注。这面容从此就永远粘在了他的记忆里，甩也甩不掉。

2

进到自己宿舍，关上门后，他是坐在了书桌前，还是靠到了床上？他有很深刻的思维吗？

是的，他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情绪。他知道金殿臣出事了。金殿臣被隔离审查。退回1967年，怎样审查一个人，是把他倒吊起来，还是扔进粪坑里，似乎都不算离奇。但是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来过，并且像前门大街、王府井大街那些地方，不但街名已经恢复，商店名称也已由一律的“革命化”——如“红旗服装店”、

“东方红食品店”、“立新文化用品商店”——改称了一部分，例如有的粉饰一新后，叫做“云峰服装店”、“金枫食品店”、“春香茶叶店”，等等。在这样的大气氛下，虽然各单位里还会有新揪出的牛鬼蛇神，一般来说，似乎都不至于为他们特设监狱了……

然而在他所在的这个小单位，却有老霍的钉窗户，有老霍紧张地伸出的嘴唇，上下一齐伸出，显示出一种奉命的虔诚……

老霍所钉的，是金殿臣所住的那间宿舍的窗户。窗户这么一钉死，宿舍便形同监狱了。其实现在想来，那样地钉上木条——或许不该说是木条，因为都有五公分以上宽，可以称为木板了吧——如果关在里面的人奋力突破，也还是有可能成功逃逸的。当然，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男性革命群众，昼夜轮流在金殿臣那间屋门口值班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看守，即便他金殿臣就是逃出了那间屋子，又怎能顺利逃出整个大院呢？他反正是插翅难飞，又何必派老霍钉他的窗户呢？

他当时推敲到这个逻辑了吗？只模糊记得，他只是腹诽。他的心不能接受这一钉窗户的事实。他并不同情金殿臣。他相信对金殿臣隔离审查必有根据。他知道革命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出的这一决定，是不可反对的。但他心的深处，虽经革命一次次的洗礼，却固执地不能对“就地监囚”的这种做法认同。他并且不能接受老霍那紧张地伸出双唇的表情。

3

回想这些事，他觉得很吃力。

不是因为事过境迁，难以追索。而是，他面对着一堵墙。这是一堵无形的墙。由现在的群体心理所筑构。筑墙的砖都很坚硬。“回忆这些干什么？”这是一种砖。“早知道了！都回忆烂了！”这又是一种砖。“回忆是不可靠的！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都不堪回忆，尤其是企图将其用文字还原，那就仿佛在流沙上建塔，永无成功的可能！”这是更巨大的砖。并且，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砖——我为什么要这样地讨人嫌？！

可是他心里搅着那么一团丝麻。总不能不试一试，将它们抽出捋顺。

然而，回忆与想象互相冲突。越认真回忆，便越要排斥想象。想象是艺术的灵魂。回忆弄不好会成为蜡像展览。

于是，他决定，回忆，要忠于已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原始面貌；但又一定要想象那些原始面貌下勃动激荡的心灵。

4

金殿臣低着头，被看守他的人押着，手里端着饭盒，去食堂打饭。

他记得，金殿臣的整个面貌，整个神态，整个生命，显示出没有丝毫的反抗，他显然不但决不打算突破老霍所钉上的那些木条，更绝无趁看守者晚上打盹，冲出那牢房的意念。

他憬悟，那些老霍所钉的木条，其实只是一种符码，体现着一种无可追逃的权威。既镇压着金殿臣，也向单位里其他人，比如并没有被揪出来的他，宣示着毋得抗拒。

在食堂里，金殿臣默默地打饭。老霍的老婆是卖饭的，她默默地收过金殿臣递上的饭票，谨慎地往金殿臣的饭盒里舀了一勺丙菜（怕给多了），又往里面搁了两个窝头。金殿臣捧着那饭盒，依然低着头，由另一位吃完饭的看守押回他的宿舍——也是他的监狱。

食堂里的其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饭，或聊他们的天，或竟管自打情骂俏，或吃完饭去水槽那儿洗碗，或用火柴棍剔着牙往外走……所有的人，真的都对金殿臣被隔离，无动于衷吗？

不知道。也许是的——除了那几个必欲置金殿臣于死地的人——没有人关心金殿臣的命运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很惊异，虽然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特别是急风暴雨的“破四旧”阶段，金殿臣却并未更名改姓。他那姓名，不是十分地封建、反动吗？为什么他竟未改，而外界对他的打击，也并未落到他那该死的姓名上？他记得很清楚，金殿臣被隔离后，很被折腾了一番，也开过批判会，后来更被开除公职、遣送回乡，但并没有人在批判他时扭住他的名字做文章，比如这样说：“……他

的富农老子，给他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他不仅做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，而且，还要他登上封建皇帝的金殿，成为皇帝的大臣，充当维护封建统治、镇压农民的急先锋！金殿臣果然秉承他反动老子的意志，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！……”

是的，没有人拿金殿臣的姓名开刀。把他揪出来的人，也对此兴味索然。

金殿臣确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。把他揪出来，往他住的那间宿舍窗户上钉木条，也许倒是无形中抬高了他。他原来在单位里一点不起眼。

金殿臣属于那种虽然进城生活多年，却一望而可称之为“乡下人”的一类。他体态微胖，胳膊很粗，身胚很圆，胸部却是平的；他的鼻子有些酒糟，红得不算严重，几根血丝却很明显。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单位，没再调动过。他对现实很满足。出身富农，能上大学，能留在北京工作，这多不易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头几年，他随大流混过来了，本来似乎也还可以就那么混下去，没想到，尼克松都访华了，“反帝茶叶供应站”又都改成“春光茶叶店”了，他却被隔离，就有那单位里的木工老霍，奉命往他住的宿舍窗户上钉木条。

5

金殿臣因“诱奸未成年女子”而被揪出。

为什么不说是“诱奸幼女”，或干脆说他是“强奸幼女”？

显然，刻意将他揪出的人，在定他的罪名上，颇费心思。

被指认是他所诱奸的那个女子，是当时单位里的一个临时工，搞卫生的。说是只有16岁，但那发育得鼓鼓胀胀的模样，望上去实在会以为是个小媳妇了。像那么大的青年人，当时不是都要到农村插队或到边疆当“兵团战士”吗？为什么她却留在城里，当了个临时工？说不清，也不必搞得那么清楚。关键是，她在单位外面犯了事儿，被公安部门抓获，让她写材料交代，她写了好几大篇，在那几大篇里，有几行——也许只有一行——提到了金殿臣，说是金跟她“乱搞”过。这就够了！

于是在金殿臣被隔离审查期间，单位里几乎每天晚上就都搞一次夜审。

他回忆起，那时晚上，他在后院自己的宿舍里，隔着门窗，也能听见前面传过来的提审声。常常是在一阵“坦白从宽”、“放老实点！”的咆哮后，出现一段寂静，这时他的耳朵眼儿就会产生出一种惶恐等待的刺痒，仿佛雨夜里闪电划过，而疾雷却迟迟未响，那份焦虑与悚然，实难忍受。后来突然响起一片浑浊的呵斥，夹杂着拍桌子以及难以判断的钝音，他才松下一口气，知道不过是老戏再现。

金殿臣接受窗上所钉的木条，接受24小时的轮流监管，接受押解着去食堂和厕所，接受最低劣的饭菜，接受人们或鄙视或冷漠的目光，甚至也接受夜审，接受吆喝、斥骂与体罚，但他就是不承认与那女子“乱搞”过。

揪他、整他的人，为什么非得要他自己承认罪行？在那个时期，就是他死不认账，不也可以硬给他安上罪名吗？为什么不惮其烦地搞那么多次夜审？

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？为什么双方，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，都进入了那个约定俗成？

6

有一天，印德钧，当时的革委会主任，来对他说：“金殿臣死不招认。今晚你也来吧。也许你能起点作用。”

他当时什么心情？满心不愿意？是不愿意，但那不愿意并非“满心”；是不是还有点受宠若惊？是的，在那个时代，不，甚至不仅那时，就是在任何一朝，一个本来处于边缘的人，忽然被约往中心，多半都不会拒绝，起码不会断然拒绝。因为来自任何一方的看重，总能满足个人那与生俱来的荣耀欲。是呀，单位虽小，男职工怎么也有百十来位，能进入夜审问题人物的班子，归里包齐超不过六七个，请他参加，那不是跃入中心了吗？何况，中心风景于他来说，有一种神秘感；不错，他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听见来自中心的风雨雷电，但隔岸听音，与身临其境，毕竟不可同日而语……和许许多多的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一样——他的心绪在荡动中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了起始状：他不大愿意，因为这对他说来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危险感。从边缘向中心移动，从来都是危险的。

他问：“我能起什么作用呢？”

印主任说：“你跟金殿臣同过宿舍。再说，他想不到你会在场。你来软的。他现在不吃硬的。”

他当时听了，心里滋味是又辣又甜。他一度跟金殿臣同过宿舍。不是现在金殿臣住的这间，也不是他现在住的这间，是另外的一间。当时他刚到单位，整个儿是个浑的。金殿臣在农村有老婆，常在宿舍里说些男女间的荤事。而印德钧那时的宿舍就在他们隔壁。印德钧有了对象，却还没结婚，常到他们宿舍里来坐着，抽着烟瞎聊。印德钧也是农村出来的，而且老家跟金殿臣老家离得不算远，虽然印德钧家里是贫农，可是看不出他对金殿臣的歧视。相反，他跟金殿臣的共同语言却非常之多，那些共同语言里，一多半是关于农村里男女间的荤事儿，令当时尚未开窍的他从旁听来，既新奇，又惊讶，特别是印德钧，出身好，党员，在单位里地位眼看着扶摇直上，却在他们那间小小的宿舍里，极放松、极坦率地谈论农村里种种男女间的“乱搞”，谈到兴浓处，嗤嗤地笑，两只眼睛生动地放着光，吸一口烟，眼皮又更富意味地眨动……

直到今天，他回忆起来，就印德钧和金殿臣所描绘出来的农村风情而言，那真是一个性开放的世界，乃至于天堂。那些话语在他心底的积淀，使他多少年后，一看到《红高粱》那样的电影里的男女野合场面，便立刻承认其真实，而且体味到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乐趣。

……他记得，金殿臣有一回说起，他们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，一个晚上还能睡三个相好的，而印德钧就说，他们村有一家，三辈都是光棍，给小辈娶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当老婆，结果那妇人跟他们三个男人都睡，不是强迫的，是她自愿的，三个男人都很强壮，她丈夫 18 岁，公公 35 岁，爷爷 52 岁，一家子居然过得和和睦睦。那女人也不避讳他家的乱伦关系，私下还跟与其相好的妇人说，最有劲的，是那个爷爷！后来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，你说那是她儿子，还是小叔子，甚至叔爷？……这些乱七八糟的秽闻，如今再问起来，印德钧还承认他自己扩散过吗？……他实实在在地记得，印德钧讲起这些违反伦常的事情时，并不给他以虚伪人格的感觉，甚至恰恰相反，就从那时起，印德钧对他有一种亲和力，虽然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，印德钧最后升为了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，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，可是在单位的“头头”里面，唯有印德钧给他一种平和、安全的感觉。